

海上花列传

[清] 韩邦庆 / 著
金欣 祁虹 / 点校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古典名著文库

海上花列传

[清] 韩邦庆 / 著 金欣 祁虹 / 点校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花列传/(清)韩邦庆著;金欣 祁虹点校.
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5.1
ISBN 7-5396-2512-0

I. 海… II. ①韩…②金、祁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896 号

海上花列传

(清)韩邦庆 著

责任编辑:王谦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4.75

字 数:36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512-0

定 价:1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本社积数年之力,精益求精,郑重推出这套《中国古典名著文库》,以飨读者。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有:

一、编选精。中华文明博大精深,源远流长,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,蔚为大观。古典通俗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,受到了历代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。因此,这套丛书不仅注重选取传统文化典籍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,而且也侧重于精心搜求一批著名的古典通俗小说,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收藏愿望。

二、点校严。本套丛书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整理,对不同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校勘,力求权威、通俗,旨在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错讹较少、明晓易读的名著读本。对于古典名著中存在的异体字、通假字、俗体字、方言字等情况,在尊重古典名著特点的前提下,既注意保持原貌,又按照有关标准和现在的阅读习惯加以取舍,择善而从。

同时本套丛书风格统一、品种齐全、价格低廉,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《海上花列传》的作者韩邦庆(1856—1894),字子云,号太仙,又自署大一山人(即“太仙”二字之拆字格),江苏松江(今属上海市)人。其生父韩宗文,字六一,清代咸丰戊午科顺天榜举人,官刑部主事。据说韩宗文“素负文誉”;而韩邦庆从小便随父亲“宦游京师,资质极聪慧,读书别有神悟”^①。

韩邦庆年长曾应科举试,考中秀才以后,又多次参加举人考试,均未及第,一度在河南省的官府做过幕僚。他曾长期旅居上海,与《申报》主笔钱忻伯、何桂笙等人交往密切,常与他们暨沪上名士互以诗酬唱。他自己也做过报馆编辑,常常给《申报》撰稿。

《海上花列传》最早发表于1892年2月创刊的文艺刊物《海上奇书》(系作者韩邦庆自己编辑的纯文艺半月刊)。每期发表两回,每回都配有较为精美的插图两幅。刊物共出十五期,刊出三十回。杂志停刊后,作者并未辍笔,在停刊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出版了该书。

在该书的《例言》^②中,作者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:

此书为劝戒而作,其形容尽致处,如见其人,
如闻其声。阅者深味其言,更返观风月场中,自当

① 见颠公《懒窝随笔》。

② 《例言》原分别陆续发表在《海上奇书》封底。

厌弃嫉恶之不暇矣。

作者还特意申明：

所载人名、事实，俱系凭空捏造，并无所指。如有强作解人，妄言某人隐某人、某事隐某事，此则不善读书、不足与谈者矣。

可是，偏有不少人不理这个茬，小说发表后反响热烈，众说纷纭。《谭瀛室笔记》所执的观点几乎是“针锋相对”：

书中人名皆有所指，熟于同、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，类能言之。兹姑举所知者，如齐韵叟为沈仲馥，史天然为李木斋，赖头鼋为勒元侠，方蓬壶为袁翔文（一说为王紫詮），李实夫为盛村人，李鹤汀为盛杏荪，黎篆鸿为胡雪岩，王莲生为马眉叔，小柳儿为杨猴子，同亚白为李芋仙。以外诸人，苟以类推之，当十得八九，是在读者之留意也。
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颇有赞同之意，说道：

书中人物，亦多实有，而悉隐其真姓名，惟不为赵朴斋讳。相传赵本作者挚友，时济以金，久而厌绝。韩遂撰此书以谤之。印卖至第二十八回，赵急致重赂，始辍笔，而书已风行；已而赵死，乃续作贾利，且放笔写其妹为倡云。然二宝沦落，实作者预定之局……

看来,《海上花列传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确乎十分浓烈,以至作者再三表白,也无法转变读者的真切感受。这也表明了该书出版后的影响非同一般。

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,涉及当时的官场、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。作者以看似不动声色的笔墨,描写了当时贫富悬殊、贵贱分明的社会生活画面。第二十三回写十四五岁的阿巧姑娘擦烟灯时,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罩,挨了不少责骂;第五十二回中写妓女孙秀兰与歌女琪官、瑶官夜半谈心,互诉各自的不幸身世;还有那些做大姐的女子应酬嫖客时,如何忍受下流嫖客的百般凌辱……书中那些因家境贫寒,不幸落入青楼的妓女,为生计所迫惨淡卖笑,饱尝羞辱。

与妓工、佣工含辛忍辱的不幸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那些嫖客们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。他们豪赌狂嫖,一掷千金,如那个候补官王莲生的全部生活内容,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,同时玩弄两个妓女……

《海上花列传》对清末上海滩出入青楼的各色人等所作的生动描画,对于我们认识那一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,有其积极的认识意义。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将《海上花列传》列为“清之狹邪小说”,并评价该书为此类“狹邪小说”的压卷之作。鲁迅说道:

《红楼梦》方板行,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,各竭智巧,使之团圆,久之,乃渐兴尽,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。然其余波,则所被尚广远,惟常人之家,人数鲜少,事故无多,纵有波澜,亦不适于《红楼梦》笔意,故遂一变,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狹邪

以发泄之。如上述三书(按指《品花宝鉴》、《花月痕》、《青楼梦》),虽意度有高下,文笔有妍媸,而皆摹绘柔情,敷陈艳迹,精神所在,实无不同,特以谈钗、黛而生厌,因改求佳人于倡优,知大观园者已多,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。然自《海上花列传》出,乃始实写妓家,暴其奸谲,谓“以过来人现身说法”,欲使阅者“按迹寻踪,心通其意,见当前之媚于西子,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,见今日之密于糟糠,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”。则开宗明义,已异前人,而《红楼梦》在狭邪小说之泽,亦自此而斩也。

由鲁迅的分析可知,就思想内容的精深广博、社会生活的丰富开阔以及艺术功力的深厚上看,《海上花列传》无法与《红楼梦》相提并论,但《海上花列传》的历史价值与艺术特色,也不能被忽视。

作者十分清楚长篇小说的成败关键,首先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。他将小说命名为《海上花列传》,意在强调突出书中众多人物形象的刻画。据海上漱石生(孙玉声)《退醒庐笔记》介绍,作者曾几易书名,颇费斟酌,才定下这一书名的。起初,书稿“仅成其半”时,名曰《花国春秋》;后来,“惟韩谓《花国春秋》之名不甚惬意,拟改为《海上花》……逮至两书(指《海上繁华梦》与《海上花》)相继出版,韩书已易名曰《海上花列传》”。

即为“列传”,对书中众多人物的描画,便是一项难度不小的艺术工程。作者自己深谙此道,指出了“合传之体有三难”。他在《太仙漫稿·例言》中谈到:

合传体有三难：一曰无雷同，一书百十人，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，此与彼稍有相仿，即是雷同。一曰无矛盾，一人而前后数见，前与后稍有不符，即是矛盾。一曰无挂漏，写一人而无结局，挂漏也；叙一事而无收场，亦挂漏也。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。

应该说，作者在克服长篇创作中容易发生的“雷同、前后矛盾和挂漏穿帮”的三大问题上，花费了不少的工夫，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。他给自己确立了人物刻画的创作原则：“写照传神，属辞比事，点缀渲染，跃跃如生。”

《海上花列传》生动地刻画了众多个性迥异、遭际不同的妓女，如沈小红的泼辣外露、陆秀宝的放荡风流、张蕙贞的懦弱平庸、李漱芳的自怜自伤、杨媛媛的诡秘阴诈等等。书中的许多嫖客、奴仆也都写得各有特色，别具性情。

该书最为众人贬褒不一、争议颇多的是，书中大量运用吴语方言的“怪招”。在中国小说史上，将如此丰富和庞大的方言词语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，始自该书作者韩邦庆。

《海上繁华梦》的作者孙家振，曾谈及自己当年劝阻韩子云在《海上花列传》中过多使用吴语方言一事：

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，恐阅者不甚了了；且吴语中有音无字甚多，下笔时殊费研考，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。乃韩（系指作者韩子云）言：“曹雪芹撰《石头记》皆操京语，我书安见不可操吴语。”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“曾勿”、“要勿”诸字，谓“虽出自臆造，然当日仓颉造字，度亦以意为之。文人游戏三昧，更何妨自我作古，得以生面别开”。

余知其不可谏，斯勿复语。

逮至两书相继出版，韩书已易名曰《海上花列传》^①，而吴语则悉仍其旧，致客省人几难卒读，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。而《繁华梦》则年必再版，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。于^②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，独树一帜，当日实为大误。盖吴语限于一隅，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，人人畅晓，故不可与《石头记》并论也。^③

孙家振认为“以吴语著书，独树一帜，当日实为大误”，这一见解是十分精当的。可惜韩子云先生过于迷恋于自己的创新之举，一心想要开风气之先，摹仿《红楼梦》中语言艺术的创作手法，使用方言俚语来提升小说的魅力。因此，他将仅在当时土生土长的昆曲、弹词等演唱文学中大量使用的吴语，运用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刻画。书中的叙述文字用普通话，而人物对白都用吴语。

由于作者“旅居沪上甚久，曾充报馆编辑之职，所得笔墨之资，悉挥霍于花丛。阅历既深，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，笔意又足以达之。”^④因此，他不仅对混迹于上海租界的各色妓女嫖客的不同嘴脸洞若观火，而且对他们的生活习性、心理特征乃至口吻语言，也了解得入木三分。

作者将当时的吴语方言，运用得十分纯熟、得心应手，从酒筵上的戏语、朋友之间的笑谈，到私下里的隐密私语，以至交际酬酢、口舌讥詈，无一不以方言俚语道出，读来声

① 两书指《海上繁华梦》与《海上花》（初时作家起名为此）。

② 于：此处通“予”。

③ 见海上漱石生（孙家振）《退醒庐笔记》。

④ 见蒋瑞藻《小说考证·海上花》引《谭瀛室笔记》。

情并茂,别具生趣。也许惟有方言的魅力,才能将人物性格描画得如此神情毕肖、栩栩如生。

然而,诚如孙家振如上所述:“吴语限于一隅,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,人人畅晓。”《海上花列传》的作者忽视了事物另一方面的问题——即方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。《谭瀛室笔记》对这一缺陷的分析,也是深中肯綮的:

写妓院情形之书,以《海上花》为第一发见。

书中均用吴音,如“𪛗”、“𪛗”之类,皆有音无字,故以拼音之法成之,在六书为会意而兼谐声,惟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,他省人则不尽解也。

《海上花列传》的作者,大量使用吴语方言来刻画人物,其用心可谓良苦,其手法可谓新奇大胆,但在当时便有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“负面效应”,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销路。即便到了信息化时代的今日,小说中方言俚语的大量“泛滥”,也会较大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,阻断了作品阅读快感的产生。

因之,我们在这一版本的校点中,不得不求助于一种“方言转换机制”,使用了较多的“脚注”,帮助读者拆除“方言”造成的阅读隔阂。这项工作吸收了有关专家学者对该书方言的阐释成果,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与敬意。

此外,必须特别指出的是,书中对上层社会生活的铺陈渲染,对当时所谓高雅名士的美化赞赏,反映出作者世界观、人生观的局限性。历来的小说研究工作者都指出:“小说中写名士的这一部分,是作者最大的败笔。”^①

① 见《海上花列传》1982年人民文学版,典耀的《整理后记》。

《海上花列传》曾以《青楼宝鉴》、《海上青楼奇缘》、《海上花》等名刊行。全书出版后,很快就有各种名目的缩印复制本问世。

此书的校点以全书初印本为底本,亦参照了一些现已刊行的点校本,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及删节第五十一回所谓《秘史》一千二百余字外,未作改动。包括有些字的混用,如著、着,怨、冤,等等,也未作改动,保留原貌。由于书中的许多方言土语难以理解,故予分别加注,试图为读者解除一些阅读障碍。

全书的句读分断以至方言简释,肯定存有不少疏漏,实乃校点者的水平所限,恳望方家、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今 心

2004年11月

叙^{*}

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，甚善。顾既曰全书矣，而简端又无序，毋乃阙与？

花也怜侬曰：“是有说。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，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，仆将援斯例以为之，且推而广之。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，必不能已于言。其言也，不徒品题赞美之语，爱我厚而教我多也；苟有以扶吾之疵，发吾之覆，振吾之聩，起吾之疴，虽至呵责唾骂，讪谤诮嘲，皆当录诸简端，以存吾书之真焉。敬告同人，毋阙金玉。”

光绪甲午孟春，云间花也怜侬识于九天珠玉之楼。

* 原书无题，系校点者所加。

例 言

此书为劝戒而作，其形容尽致处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阅者深味其言，更返观风月场中，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。所载人名、事实，俱系凭空捏造，并无所指。如有强作解人，妄言某人隐某人、某事隐某事，此则不善读书、不足与谈者矣。

苏州土白，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，但通行已久，人所共知，故仍用之，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。惟有有音而无字者，如说“勿要”二字，苏人每急呼之，并为一音；若仍作“勿要”二字，便不合当时神理；又无他字可以替代，故将“勿要”二字，并写一格。阅者须知“𠵿”字，本无此字，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。他若啍音眼、嘎音贾、耐即你、俚即伊之类，阅者自能意会，兹不多赘。

全书笔法自谓从《儒林外史》脱化出来。惟穿插、藏闪之法，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或竟接连起十余波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；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，虽未明明叙出，而可以意会得之：此穿插之法也。劈空而来，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，急欲观后文，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；及他事叙毕，再叙明其缘故，而其缘故仍未尽明，直至全体尽露，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：此藏闪之法也。

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；尚有一半反面文章，藏在字句之间，令人意会，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。恐阅者急不及待，特先指出一二：如写王阿二时，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；写沈小红时，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；写黄翠凤时，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。此外每出一人，即核定其生平事实，句句照应，并无落空。阅者细会自知。

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，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，断不可含糊了事。此书虽用穿插、藏闪之法，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。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，以后慢慢收拾，一丝不漏，又整齐，又暇豫，即一大段落也。然此大段落中间，仍参用穿插、藏闪之法，以合全书体例。

说部书，题是断语，书是叙事。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，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，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，前人已有此例。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、十四回杨媛媛通谋，亦此例也。

此书俱系闲话，然若真是闲话，更复成何文字？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，则得之矣。如周氏双珠、双宝、双玉及李漱芳、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，此两回中俱可想见。

第廿二回，如黄翠凤、张蕙贞、吴雪香诸人，皆是第二次描写，所载事实言语，自应前后关照。至于性情脾气，态度行为，有一丝不合之处否？阅者反覆查勘之，幸甚！

或谓书中专叙妓家，不及他事，未免令阅者生厌否？仆

谓不然。小说作法与制艺同：连章题要包括，如《三国》演说汉、魏间事，兴亡掌故，瞭如指掌，而不嫌其简略；枯窘题要生发，如《水浒》之强盗、《儒林》之文士、《红楼》之闺娃，一意到底，颠倒敷陈，而不嫌其琐碎。彼有以忠孝、神仙、英雄、儿女、赃官、剧盗、恶鬼、妖狐以至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萃于一书，自谓五花八门，贯通淹博，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。

合传之体有三难：一曰无雷同。一书百十人，其性情、言语、面目、行为，此与彼稍有相仿，即是雷同。一曰无矛盾。一人而前后数见，前与后稍有不符，即是矛盾。一曰无挂漏。写一人而无结局，挂漏也；叙一事而无收场，亦挂漏也。知是三者，而后可与言说部。

目 录

前 言	1
叙 例	1
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	1
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馆人吃酒枉相讥	9
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	17
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	24
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	31
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	38
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	45
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	52
第 九 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	59